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赵云：香港商场何以变为承载社运的新公共空间

商场作为资本家赚钱的空间，本来是容不下任何政治行动，为何在香港它会成为抗争的场域？

2019-09-17



2019年6月12日，金钟街上有大量催泪弹如雨落下和警察大规模拘捕，示威者走到太古广场内躲避和休息。
摄：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六月以来这场抗争浪潮，最为惊叹是它形式的多样性，除了一般游行示威、不合作运动和武力抗争外，还有各种数不出的有趣形式：**airdrop**文宣、社区连侬墙、人链、镭射笔激光派对、十点钟在家打开窗跟邻里一起叫口号……上星期最“遍地开花”的抗争形式，又多了在商场唱《愿荣光归香港》。

有人将《愿荣光归香港》喻为香港的“国歌”，香港是否已出现“国族构建”这回事，恍如潘朵拉的盒子，最好不要打开，不然就只做不说。但当你身在时代广场的大堂，抬头看上面九层都有市民围在落地玻璃旁，听从大堂中央微弱的口琴声指挥，即使没有扩音机也能同一秒一起开口唱，一首节拍清晰的进行曲在商场环型中庭回荡著，有人更将右手放在胸前，很难不会为一种共同的身份感到触动。

我感兴趣的是，商场作为资本家赚钱的空间，本来是容不下任何政治行动，为何在香港它会成为抗争的场域？它是否令香港在全球社运以至城市研究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课题？

香港商场自六月以来的角色

香港商场在今次抗争中的角色，可追溯至612首次罢工当天的太古广场。当天是这场运动的第一场武力冲突：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外边以至夏慤道一带，面对催泪弹如雨落下和警察大规模拘捕，示威者走到一街之隔的太古广场内躲避和休息。示威者人数众多，在商场内席地而坐，亦保持自律，只是安静地坐在地上玩手机，保安并无干预；洗手间大排长龙，清洁工也勤力拭擦和协助示威者排队。后来有网民说，管理层亲自到场协助示威者有序地摆放物资，甚至阻止警察进入商场。

6月15日，一名男子举起反逃犯条例的标语，从太古广场天台跃下身亡，整整一个星期，太古广场外的行人路放满市民自发送来的白花，太古广场亦从未干预。6月21日晚太古广场外的金钟道出现一幕奇景：示威者整天包围警察总部，叫反对警暴口号和掷鸡蛋，同一条街上不过100米外，市民将太古广场外的一段金钟道变成露天灵堂，排队献上鲜花，每15分钟全场安静向商场鞠躬，一道玻璃门之隔，商场内的名店照常营业，不碍贵妇一掷千金。太古广场的一连串行径获得示威者的称赞，说它“有良心”，“果然是香港最高级的商场”，又因它属于太古集团，英资背景惹来无限幻想。

有了太古广场这个“典范”，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表现”就被视为“高下立见”。当天沙田游行后，防暴警察于晚上9时左右进入商场拘捕示威者，当时仍是晚饭时间，到处都是在用膳或购物的一家大小，警察的行动固然引起很大争议，但同时从片段所见，警察进入商场后时商场职员为其引路；第二天的放工时间，有市民到询问处质问商场是否主动报警或引领警察入内，置顾客的性命安全于不顾，这样的包围和质问持续了近一星期，引来千人塞爆新城市广场。



2019年7月14日，警察与示威者在新城市广场发生冲突，示威者在高处向警察投掷物品。摄：林振东/端传媒

即使新城市广场后来于声明中解释并无引领警察入内，而且地契注明警察有权进入商场而不需商场允许，仍阻止不了连依墙蔓延至商场内，由询问台至墙上贴满写满语句的彩色便利贴。因担心商场管理者会撕纸，有人还想到用气球缚著标语，让它飘上天花板。

商场顾客和附近街坊充满毅力，每天质问商场，加上社交媒体上网民不断留言，新城市广场此役的教训是，商场管理者对于是否容许警察入内执法显得进退为谷。后来荃湾愉景新城被拍到有警察入内，立即忙不著解释警察只是向商场借厕所用。以至到了上星期的唱歌浪潮，商场在运动空间扮演更主动的角色，这样的趋势并非无迹可寻，而是上述事件可见商场对示威者大多比较忍让，慢慢演变而成的结果。

香港商场本质上不是公共空间

商场变成抗争空间，理论上实在匪夷所思，因为商场表面看来并不属于典型公共空间。这里指的公共空间大致上跟随哈巴马斯的传统，公共空间作为公共领域的其中一种，可以产生超越家庭和私人领域的公共讨论，个体可以集合起来，进行公开活动以影响民意或舆论。

公共空间跟私人空间的最大分别是谁能控制谁有权进入此地、什么行为是被容许，以及其他相关的使用条款。私人空间的使用条款受到私有产权保护，公共空间虽然不是毫无规管，但大致上对公众使用宽容得多。我们思考一个地方是否为好的公共空间时，可以循几条问题思考：不同阶层的使用权是否平等？使用者使用时是否感到自由、抑或诸多限制？

而商场，至少是香港的商场，在这两方面得分都甚低。商场既是消费空间，本身就排拒了负担不起入内消费的市民；而各种硬件设计和保安措施，让市民入内除了购物便无其他可做的事，随时坐在地上亦会被保安驱赶。2014年，香港这个被喻为是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被《经济学人》评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第一位，意思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十个主要经济行业，因政府政策倾斜而令商人获利（即寻租 **rent seeking**），加上香港的发展商在中国都有大量投资，董事、主席等高层都早已晋身全国人大、政协等之列，不时发表为中国或香港政府护航的言论，他们不会容许任何政治相关的抗争行为，是合逻辑又符合现实的推论。

所以今次商场变成抗争空间，让大量不打算消费的市民入内占据个多两个小时，高唱一首有“国歌”影子的抗争歌曲，这并不合乎常识。



2019年9月12日，铜锣湾时代广场，数百市民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的公共空间全部都是市民用出来的

此前，我曾撰文解释香港商场的独特性，密封式商场是美国的发明，但香港却将商场发扬光大：“由‘圆方’和时代广场此等旗舰大型商场，到德福广场太古城中心此等区内中型商场，直到屋邨楼下的‘领展’，商场之多有如便利店，甚至主导一些人的生活。此种模式可说是香港独有；在一些第三代新市镇如将军澳、东涌等，绝少街道商店，一切生活需要只能靠商场供给。于是，商场成为了居民的聚脚地，却又限制重重，连找张椅子坐也不容易。商场所容许的，几乎就是社区的内涵。加上香港采用铁路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港铁既是公共交通工具，亦是地产商。香港的商场模式跟全球相比，产生了三点独特之处：第一，形成地底是公共交通，地面是商场，楼上是豪宅或办公室的垂直混合土地模式；第二，不论是交通枢纽，抑或是地区中心，或纯住宅区，总会找到商场；第三，商场渐渐有取代街道，形成不利居民交流的‘新型社区’”。

所以选择商场，某程度上是别无选择之后的选择，因为它几乎就是香港人在家庭和办公室以外生活的全部。

另一方面，香港其实从来没有罗马传统中的广场（forum），不会在市中心建一个圆型广场，可令公民聚集进行活动或讨论的地方。香港的公共空间，从来都是由市民用出来的。正如学者李祖乔的论文指出，最历史悠久的维园，本来建造的用意，是殖民者为了在战后挤迫的城市环境中，以改善卫生和康乐，来发展公共健康，巩固殖民者的领导权，并将女皇像放在公园正中央，让它成为一个宣示权威的“纪念性空间”（Monumental Space）。直到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集会，市民才靠著实践将它变成挑战权威的抗争空间，后来“城市论坛”每周定期举行，以至几乎所有大型游行都以它作为起点，维园作为抗争公共空间的形象才真正确立起来。

同理，今天我们称为“公民广场”的地方，其实是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每日集会的抗争者为它命名而深入人心，而今已经没人记得它的正式名称其实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及至2014年9月罢课之时，黄之锋等人闯入公民广场触发雨伞运动，没有这一连串的事件，“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不过是一条通道，一片没有生命的空间。

今次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之处，是在短短三个月内，由实践而非由上而下的规划方式，让香港的公共/抗争空间几何级数地增加。游行路线不再是由维园到政府总部，可以在九龙新界，可以是十八区的任何公园或主要干道；可以在行人隧道、天桥底或地铁站外，让表达意见的便利贴形成一道跟别人交流的民主墙。商场既然是香港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的独有产物，是生活无法回避的场所，那就把它用成一个公共空间。



2019年9月12日，中环IFC商场，数百市民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摄：林振东/端传媒

为何选择在商场唱歌？

示威者所利用的，是市场作为政府与示威者之间的缓冲。一方面示威者既是消费者，他们拥有的就是消费力量，除了杯葛商户以外，更可以如沙田新城市广场之役般，直接向商场施压。他们利用私有产权在香港深入民心的地位，这里是私人空间，除非得业主容许，公权力不得随意进入（哪怕这跟大厦公契未必符合）。在这场示威者与政府的战争下，示威者暗中希望商场将消费者手上的钱（与及企业的公关形象）看得比政府的统战力量更重要。

观乎商场管理者到目前为止的克制反应，示威者暂时算是成功了。而示威者也有其伦理，知道他们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商场本身，虽然影响商场生意是少不了（示威者在中庭唱歌，不少商店依然继续营业，但人流稀少），但仍未曾对商场造成任何破坏（除9月14日示威者与亲建制派在淘大商场打斗外）；反而沙田新城市广场的经验告诉我们，让警察入内执法才会生事，那只要让示威者唱完歌曲离去，一切便会如常运作。

太古广场6月12日当天的表现惹人赞赏，其实只要商场管理者懂得冷静下来分析，亦会得出这种处理手法最能避免在商场内引起混乱，众人也不必诉诸“英资公司会保护香港人”的幻想。

全世界都有商场，但只有在香港它一直扮演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影响城市地景和社区肌理。运动至今超过三个月，抗争的多样性叫人惊讶，但也有声音说运动开始走到瓶颈，需要更多的形式来冲破僵局。当政府愈发威权，从各方面收紧对社会的控制，诸如商场这类和市民的复杂互动和缓冲力量，以及香港空间生产与使用的独特性，可能值得我们细心发掘，为运动拓展新的契机。

（赵云，社会学学生、城市研究者、说故事的人）

评论

赵云

逃犯条例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抢滩越南，大陆商人被台商抛在身后
2. 刘锐绍：林郑的“撤回”与辞职传闻都只是缓兵之计
3. 831晚太子站内发生了什么？还原警察无差别追打乘客事件
4. 早报：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敢于斗争、长期斗争
5. 猪哪儿去了？非洲猪瘟一年后
6. 老年人公园相亲角：性、户口、房子与无处安放的爱情
7. 9.8美领馆请愿：集会提早结束，示威者破坏多个港铁站，4站关闭，多区警民对峙延至午...
8. “人民币台币港币都想赚”，当台湾奶茶遇到政治表态
9. 总编周记：在香港，我开始闻到“二二八”的恐怖烟硝味
10.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编辑推荐

1. 许仁硕：旧日港警，一去不复返
2. 李立峰：市民如何看待示威者与警方使用的武力
3.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4. 叶静伦：香港街头的“阵地社工”，如何突破“社工只是做爱心”的刻板想像？
5. 第76届威尼斯影展探讨：“小丑”夺狮，影展的功能被消解了吗？
6. 伤感的点唱机 – 再看Robert Frank镜头下的另类美国图腾
7. 古巴粤伶百年浮生录
8. 美呔烤鸡串：矿业小镇上，串不尽的过往岁月

9. 专访刘细良：中港是命运共同体，是我们那一代最错误的信念

10. 丘伟荣：宗教遭遇民主化，希盟时代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的博弈

延伸阅读

六月大事回顾：激荡六月，香港人的反修例运动

在焦虑和彷徨中迈入回归第23年，香港前路将指向何方？一同前行的人们，又会迸发怎样不可知的力量？

读者来函：从加拿大飞香港，我的反送中游行日志

有人把一只淋雨的Buzz Lightyear公仔移到了屋檐下，他背靠的纸板上写着“WE ARE STANDING IN THE FLAMES REACHING FOR THE SKY”。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我有两位社运界朋友，带着半岁大的儿子到了占领现场。她说，儿子这么小，便要面对这样的社会，他这一代可以怎样？

在反修例运动的第50天，回望它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不可能决定一场运动怎么走，我们先好好记录它。

赵云：被商场围困的香港人

香港人对商场爱恨交缠，精神分裂。但其实商场不一定如此。

香港各区数千市民接力合唱《愿荣光归香港》 有市民自带乐器配乐伴奏